

支那

|      |
|------|
| C40  |
| 4514 |
| 179  |

C 40-4514

了翁上座詩六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傲然如處丘壑中永  
為僧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廣弘明集僧行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論僧者六和爲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  
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  
化垂空有竝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  
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遐年  
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窅隆峴百  
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適人不滯其開  
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  
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



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弘喻  
在於權謀未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  
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罔  
彌甚莫思已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卽雷同荷冒  
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心上聖之徒悼凶  
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亾之經開吞舟之  
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弘出  
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糾舉皆烹鮮之格言  
收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  
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爲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

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興論以詳正議或褒  
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道士支曇諦誄

晉丘道誠

言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  
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  
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  
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曷足方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僧行篇第五之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詔律胃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教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



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叅流固已諧昇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道迹巖壑乃考室於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邛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虚心應物不

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亾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亾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闕情期於欣感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



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  
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鼃無小大明融朗  
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卽瞰道洽無方仁被禽鳥  
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  
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  
捐果之所引秉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拈靈淵其遠遼  
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冲疊疊其進和而有慨異而  
不峻淳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汎  
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  
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

抗顏綱闡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

其

幽境湛默

人肆誼引閒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軫

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擯拭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

無微不盡

其

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迴壑迂

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其虛眇眇玄

風情惜僧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

疎

其

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晞風

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日日

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

其

聖逝言絕賢表義乖翳

翳未運玄化將顏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

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推著綢繆聚淹信宿  
閒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  
汎觴掇菊梨柚薦甘蒲筍爲蕝賦詩詠言怡然偕足  
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霑襟  
瞻憤悲哭嗚呼哀哉其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橫爲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  
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遭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  
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爲自失寄懷毫素徽風載  
述嗚呼哀哉其

鳩摩羅什法師誄

并序

後秦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匠故  
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  
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  
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  
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疑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  
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  
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於道消緝落緒於  
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



則喂嚙歸仁于斯時也牟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旣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義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搏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閒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旣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震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屬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冲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

羽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  
襁褓俊遠髻亂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  
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  
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  
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悵悵冲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  
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  
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  
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  
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統斯羣有

紐茲頽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  
形雖圓應神冲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  
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冥尅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綱遐籠  
長羅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攜恂恂善誘肅肅風馳  
道能易俗化能時移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亾  
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  
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



我增摧劬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  
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  
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分質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  
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并序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  
夫峭立方矯旣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  
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  
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

去來瀆獸人流就閒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  
人以爲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  
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  
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拒趾神疆丹堦之閤  
夙判侃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邇  
追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  
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  
齊譙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子  
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  
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

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  
宗無總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  
雙奇比秀偶羅齊頴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  
耽慕緣永旣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  
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  
去不絕翮頡頏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卽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  
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旣離迹天道明晰  
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憇寒灰弗煙

落葉離綴睽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亾風懷掩翳  
嗚呼哀哉玄冬凄冽江潯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  
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憫卽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  
均化無裒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  
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番境情飄飄於雙轡思纏  
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膈臆閱嚴冬兮  
已謝藉隆暑兮旣息四運紛其遄迴情期宵以長匿  
苟來緣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



撰述  
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合理云滅如惜者又深  
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  
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夫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  
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  
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  
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詣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  
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徂秦登廬躡霍羅  
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  
聞日優所見踰牘旣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  
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

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  
有能出期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跡於是衆經  
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  
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  
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斂趾  
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  
命盡山麓悲興震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  
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綯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

弗尚辭愷有識欽承厭是鉤賸中年稽教理洗未盡  
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  
迴轅改軫芟夷名迹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  
若出朝离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  
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  
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  
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諠默蔭去大弭此騰口  
增栖成英夙逸篁藪遁思泉源無閼川阜庶乘閒託  
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  
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慕風肅流清雲高林素

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熟在隱倫  
各從沿泝怒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邈來風之  
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  
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氲念庠序於茲月信習  
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覲惻高座之虛聞歎因事以  
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  
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  
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并序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



躋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  
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  
之所控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慧  
心朗識發於髫髻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  
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  
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旣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  
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條瞬况齊  
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  
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

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旣然闔門  
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  
終古恩愛於今此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岳一登石  
門香爐峰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  
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  
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美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  
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  
間反山成說欸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朮  
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  
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客潔垢日忘其疾庶自晉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  
歸徵集何緣晚節罹疊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  
絕值暑邁疾未旬卽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  
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  
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彙物以靈異  
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  
吐翕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  
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  
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

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  
朝迫景曛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  
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卽心有暇  
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缺遠  
假名恒誰仿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  
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蕞永息幽嶺  
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  
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旣弗祛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闇逝



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  
梁鴻攜妻荷蓀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  
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  
乘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  
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鷂同施  
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  
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嶠嶽事寡地閒  
尋微探賸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襃  
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

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慙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  
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  
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  
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洙流于江左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  
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  
舍衛之風廬山之喂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  
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

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  
縱心功遂身亾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  
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  
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風雨  
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窺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  
獨爲萇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  
臺臺其資翬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辯疑  
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冲  
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旣磨旣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  
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曷之  
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  
單縈土柳示同斂骸人天感悼帝釋慟懷習習遺風  
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途有廣蹊



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第筌  
今子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間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游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  
停璞導兼車以出魏鸞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  
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無悶高獨吾每宣書  
風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

少歲已高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憇駕廬山年始勝  
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荆形就道忘家人法時  
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絕澗首太陽臨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法師乃奇  
而納焉胄翔華胤業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  
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肄業華  
右遂扣途萬里屢遊函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  
既亡遠公沈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  
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唯風停  
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

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員矣徵士戴顓秀調宣簡神  
居共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卽此人外  
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隕風雲旣盡草木餘哀  
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尚上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靈源世流  
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  
緯玉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兩幼年盈數始令德旣軒  
其秀唯起鋒穎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  
達矣哲人獨肆玄寶總駕七覺飛鞍八道三江多靜  
湛勝廬山地去萬物軌迹停玄遼遼清慧結宇承煙

前驅羣有首路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六合可窮  
卓彼羅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  
承車卽轍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攬裾暮節  
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衿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  
京載獨開甸地旣滿願惟糟魄移此無生棲居樹席  
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智虛于情  
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殷憂逋遁昔還爾心東巖解迹  
削景若耶早帳風首春席雲阿流庭結草復渚含波



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白雲臨操  
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  
生滅在法諸行難常哲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  
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九髮早譙清襟送志非歲  
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身素孤天  
既隔於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榭東山明月途靜  
白雲路閒承松吐嘯風上舒言咨予載戾夙居涼峻  
佇館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喪弄  
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  
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爰將思旅鴈聲時廣開性品

無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長衰  
嗚呼哀哉蒼生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予心之悄悄雖淚至之  
有端固憂來其無屯隱長思以歡悲諒從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臥不興神  
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寓於燉煌幼稟  
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閒之德真粹天挺夙鑒  
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

由儀律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忘  
相之施無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  
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  
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師瞻  
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貴賤舛其顧眄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總綜象末崇振頽流者法  
師其人矣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微  
愈恬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六十  
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  
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法燈不曜  
慧日霾光朽宅燔仆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算其有歲  
三轉廓遠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疎  
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  
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厭塵濁  
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韶年植節卅歲從師  
承規檢敬肅範儀威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夙前隱用昭往疑斯鏡匠佚功倍思高業盛  
爰洎中歲綽奧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秉衢若夷  
擁開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左江標秀



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  
志高如岫輟餐赴嘽捨續矜寒蓄無停日財以施殫  
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均彼藉蘭教之所洽  
晦識斯明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昏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有極生滅相揮  
念念匪息徂年寡畱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  
嗚呼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巫分劑貶失  
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界勤誓拯羣物嗚呼哀哉  
合既終離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勗善  
瞻天儼駕卽彼紺宮去此塵舍嗚呼哀哉

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溼挨崇臺之嚴華蕪峻  
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  
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并序

唐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  
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閭浮直  
哉惟清爰初夙衛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眞  
確含章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  
華韜光濬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

麗遜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王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旣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

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爲已任於是曳錫踞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



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  
洽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爲周  
旋爰及還京洛以穎公爲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  
華捨稊稗而膳稻梁會鹽梅而成鼎鼐其理練其旨  
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  
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  
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  
宗先達改觀暉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  
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  
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櫛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

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  
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  
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  
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曾懷故能使反戶之南  
轡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  
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  
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  
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入解嘗請  
法師講於邸寺旣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

而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旣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畱聽囿辯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徒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爲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于惟友脫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感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

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爲妙絕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于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海華不能克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進等感梁木之旣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庶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



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  
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爲請  
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於時  
駢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  
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  
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嶽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  
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  
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嶽  
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  
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

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  
於是鷄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  
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樾自夏首  
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眞吾師也遂落髮  
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  
刺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  
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淫見災且以十數  
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爲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  
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

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卽石  
爲基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爲羣先德曇隆慧遠  
之徒亦卜居于此旣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  
氛氲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  
往一去不歸旣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  
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  
爲變以試法師旣見神用確然羣魔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  
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  
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義皇已來二人而已矣

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  
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  
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  
助衆生不得久畱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  
爲安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  
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卽生三途救一切衆  
生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  
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  
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多  
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



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爲數法師自疾至歿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鱸峰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卽化鳥亦永逝矣唯法師宿藉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九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丹愛護化城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

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州刺史卽尼之廼祖也闡孫撫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

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卽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  
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  
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  
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  
年十二便求出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  
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  
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幼而  
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  
經不聽食肉於是卽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

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  
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  
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  
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  
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  
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  
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卽便記云此尼當生  
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  
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憐然自若徐



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枸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忽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卽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卽夢見鷓鴣鵲雀子各乘車車竝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

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旣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卽發講日清淨甕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爲欣旣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卽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隳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卽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慙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

有子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卽受戒日淨甕水  
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  
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  
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  
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  
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  
異青園徒衆旣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待於  
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  
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  
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

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閒  
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  
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  
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竝親瞻覩招納同住十  
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  
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  
訖攝心運想卽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呌羅  
一云毗呌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卽取泥以  
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竝相倣效改服間  
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



擣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  
設旣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凡  
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  
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  
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  
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  
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  
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卽聞器稀杓作聲如用水法  
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  
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

戶見外猶闇卽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  
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  
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卽能起行禮  
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  
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  
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  
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懈  
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  
掌卽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  
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

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  
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  
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  
爲此兆故卽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  
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卽除損前後遇疾  
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卽愈  
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  
又天監三年一夏遠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  
卽自圍繞誦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卽除又白日臥  
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不自見

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  
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  
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卽見上  
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  
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卽答云法師丈夫又弘  
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  
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  
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旣稍增飲粥日少  
爲治無益漸就綿惓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  
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



卒猶車在地旛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檐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有有一琉璃清淨甕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卽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𩇛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𩇛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

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旣而欲見令法師閒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聞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音釋

窠鳥爪切讜多明切誅魯張切肫普沒切經居登切

蠹當故切菽蘇合切稷總各切喂每切螺烏每切螺山名博附

所出也神木曰襁襁居兩切襁襁居兩切襁襁居兩切襁襁居兩切襁襁居兩切

女六切許驕切囂囂塵也湫七由切閔五溉切滓倒氏切翻

傷也下革切艘蘇鳩切船意不泄也膈膈臆切瑾奇鎮切覲徒歷切

之勁羽也舟之總名怒乃歷切遡桑故切覲徒歷切覲徒歷切

芟刈也汭逆流切彙類也翕許及切覲徒歷切覲徒歷切

也辨符善切汭逆流切彙類也翕許及切覲徒歷切覲徒歷切

也切疊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也噴慙莫本切繫陳立切第杜奚切跂詰利切又

經山寂照庵自刻

江陰釋在誠對上元王自謙書句容潘繼德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識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僧行篇第五之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逋  
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  
者詳爲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

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  
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  
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  
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爲沙門都統又  
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  
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贖理寄忘言然非  
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

典六度摘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  
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  
裨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  
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  
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  
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  
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  
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



撰述  
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克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敬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旣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足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冲猷是託  
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  
疋准四輩之規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  
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  
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  
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  
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縉

延賞賢叢修矣歟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  
可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  
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  
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  
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  
萬事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  
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  
云三事惑本竝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虞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  
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比三事  
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  
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  
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  
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  
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遺累之筌蹄適  
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  
厭路者也

###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  
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  
佛與衆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  
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  
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  
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頰固不能甘旣非樂受不  
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  
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

撰述  
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

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爲剌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瀝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



泰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  
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燭其左術一則有  
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  
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  
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  
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

是憑虛之說海東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  
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  
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旣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  
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  
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  
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  
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  
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念寧

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  
而羣飛臺上銅鳥噤和風而獨囀但周都洛邑治在  
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旣疲  
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  
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  
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  
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  
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  
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  
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  
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  
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  
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  
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  
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



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穢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  
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  
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  
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殷懃之旨  
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  
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  
剛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  
道之深欣美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  
此樊籠迫茲纓鑲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  
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勗保此期願  
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  
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  
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  
越恐立異當時于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

懔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  
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  
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  
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廼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後聽進  
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  
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  
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乃爲之發病旣衰病  
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  
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

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  
過旣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  
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  
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  
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處  
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斬仙  
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



則肥固應願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  
酌清澗之悲流旦候歸鴈晨覺暮聽羈雌獨鶴神影  
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苟  
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  
馳騫經囿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  
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歲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  
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  
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蕤筆焚魂魄斯盡自茲  
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

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涌莫限隈隅以玉抵鵲幸  
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  
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  
使其掎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淪迄未能罷  
若乃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  
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  
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縉素傳美鉛槧  
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

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

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蓬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厖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泰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皓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荅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

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拙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慚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公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在尊師僧正捨壽閭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恒化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

撰述  
拔經論洽通疏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殯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拙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巳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

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眎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旣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迁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慙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公書



撰述  
八月二十日之遶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噴壤尊師大  
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  
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  
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  
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  
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  
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  
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  
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  
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

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隆須彌照彼高山長  
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  
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慟之  
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  
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  
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嗔執伸  
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悞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  
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

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竝然其所然悅  
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  
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  
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蚬  
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  
塊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  
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  
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

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  
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  
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  
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巘崿嶢嶢上虧日月登  
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  
間間庠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  
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週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



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霏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湍瀉於  
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  
椅櫨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褁机白帶抽紫莖欄矗萃奪捎清風鳴籟垂  
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  
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燭  
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飭抽節金  
鹽重於素壁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

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翔翺羣鳳風胎雨  
殼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  
園池旅食鷄鶩若迺鳩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蜺候曙  
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梧乘煙咏吟嘈噴嘹亮  
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軌笙簧宅東起招提  
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  
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  
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  
法鼓旦聞予則跼蹐握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  
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  
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  
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  
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  
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瀲灩渾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  
驚魂寺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  
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鰲旨膳碧鷄冬  
蕈味珍霜鷄穀中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蔕蔣逼  
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蕃籬克初崖巘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  
舂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  
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嘸晨論箱庾高談穀稼嗷嗷  
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皆若夫蠶而衣耕  
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  
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  
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劒楊子墜閣較其優劣  
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



臣正法於將頽土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結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竝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僂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頗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

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額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  
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  
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  
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  
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旣無僕使永絕  
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而散便湍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  
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  
未重且復奇才絕學竝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

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  
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  
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  
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  
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  
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  
孟昶之浮怯旣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  
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  
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  
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



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護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永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轅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

成類無憂國王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絰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疏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竝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舖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

撰述  
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  
領軍檀越外則探賸典境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蕩蕩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  
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  
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臣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  
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  
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  
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  
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  
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  
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  
欲集劉侯形類卧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三併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間外門



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翫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  
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  
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  
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  
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  
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  
如斯煩惱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  
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  
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  
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畱身移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  
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  
一心人稀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遯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  
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群品爲天人之師水陸  
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闡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詠貴賤顚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達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  
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  
俯仰承迎未閒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關懷煩似紅桺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  
長信之悲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  
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  
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



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  
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嘗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  
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  
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  
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  
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  
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卽三五  
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畱或若火裏生花可稱  
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  
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爲魔之所嬖  
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幢天魔自款  
若此言旨當卽便冀棄蒹葦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  
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  
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皁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

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

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竝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



6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卷之二十一  
率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

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謫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

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  
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  
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異羅浮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下  
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拮據百家及乎從仕畱連文翰  
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  
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

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韞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  
牽絛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  
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桺無妨  
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  
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  
望回金玉

##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

撰述  
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  
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  
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  
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  
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  
建搃似奇文長卿惡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  
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  
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

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經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  
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克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  
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  
壅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撒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克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  
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  
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弊  
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蓬鼠易侵樹  
援難靜勞想鷺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



撰述  
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  
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  
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  
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  
此何伸

時或以達卽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  
書云太原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  
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  
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公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  
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  
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  
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  
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  
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  
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  
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  
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  
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  
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  
重述前議王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

福田論  
釋彥琮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卷第二十八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釋彥琮

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  
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  
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  
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  
以法王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  
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  
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  
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畱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  
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  
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

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  
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  
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  
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  
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  
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  
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  
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其仰如辰戎夷



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  
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  
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  
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剗除  
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  
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  
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  
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  
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  
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

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  
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  
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  
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  
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  
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  
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  
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  
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  
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

撰述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  
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  
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  
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  
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蓋淺良  
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  
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  
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  
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曰非黑無所名  
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

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垂後更爲敘是謂無  
德不報者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  
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  
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  
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懼妓女聊被無漏遂  
滿醉人暫翦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  
輕光揚僧力波離旣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  
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其值眞纔滿四人卽成一衆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旣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歿歌而鼓盆子塋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

撰述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  
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  
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  
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  
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  
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  
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所請之至會開呪  
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  
起必眞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  
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王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  
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  
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  
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  
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眞  
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  
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旣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  
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



撰述  
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

幽神李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閒逸相學剝剪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卽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

撰述  
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  
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  
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  
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  
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  
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  
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育自不瞻睹  
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  
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

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  
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  
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  
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  
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  
言發吾深趣理旣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  
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  
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  
歸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



等有所啓請者竝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竝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

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竝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縑服旣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

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

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達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益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



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  
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  
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  
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  
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闡  
闢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  
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  
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  
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  
彼於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日淨居栖心之所

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趣  
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薨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鄺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  
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貫冲虛  
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  
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

撰述  
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祖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  
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  
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  
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  
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  
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

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  
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  
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遐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  
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  
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  
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  
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  
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  
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有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



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  
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  
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  
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  
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  
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  
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  
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

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  
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  
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  
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  
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  
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  
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

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蕸莠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

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經顯議況乃夏勃勅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綵綸一發萬



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  
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  
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  
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深如  
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  
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  
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左右

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  
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案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  
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基布天人仰  
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  
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  
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

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  
雷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宸隆三被屏除五遭拜  
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  
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  
王統惟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  
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  
僧等叫闥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  
百慮所以干冒陳欸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  
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  
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唯知慙惕

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諸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  
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  
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旣隱千載有餘正行難  
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徵備列前經聞於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  
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眞像之容染衣剃髮  
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



道又僧之眞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旣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眞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燭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

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卽天竺也彼謂

浮圖卽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  
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卽周秦已行始皇  
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圖經還於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  
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  
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  
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  
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  
遠展轉往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  
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

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  
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  
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  
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  
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  
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  
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王  
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  
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

如育王等禮比丘之事也

良以道

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

如魏文之軾于木漢光之遇子陵等

尋大法東

流爲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

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

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

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

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

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

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

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眞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

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

謂五涼四燕二秦二趙夏蜀也

斯諸僞政信法不

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佩像

背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形刻

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

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

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

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

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爲內教老非教王易謙

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  
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  
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籙改  
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  
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  
剗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  
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  
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宥隆據道曾  
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  
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

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  
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  
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  
禮之吳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  
拜今僧受佛或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  
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  
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  
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  
如陽燄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  
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



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音釋

羸力果切 禪初觀切 闍胡關切 闍市垣也 闍闍 稂魯當切

名切草 莠與久切 蕞徒到切 宋倉宰切 剗苦胡切 斲切

職略切 雍託計切 陳毀也 覲他典切 牝毗忍切 驚切

必列切 肪勝許訖切 蠶許訖切 荼符分切 奎徒結切 年之至也

赤雉也 羝都奚切 著章移切 蒿屬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二十八卷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王自謙書當塗劉仲文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識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釋道宣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畱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違佛教拜跪俗人卽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爭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亾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



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  
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  
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  
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  
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  
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  
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  
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

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  
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  
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  
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  
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  
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曰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  
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擁錫異

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  
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  
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  
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  
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  
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畱睿想既  
奉詢芻之詔敢罄塵獄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  
議

司元議曰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

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  
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  
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  
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  
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  
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  
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  
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伸方



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震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爲  
允謹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  
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  
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軼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迹端形則教先於  
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  
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  
素範振蕩風物翺鵬迅鷁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

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  
是基裨聲濃化而比丘未論先生多僻侍出俗而浮  
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  
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  
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  
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各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  
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枉史西浮千  
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  
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

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天子  
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  
故人不爲纓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  
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  
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  
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  
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  
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  
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

冥於巨責者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  
乖遠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  
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  
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  
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  
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  
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  
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輪報一念必以  
人王爲願晉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  
灰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



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  
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  
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  
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  
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  
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  
其敬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  
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  
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  
焉身旣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

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  
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  
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  
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  
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  
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  
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  
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  
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  
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垂  
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  
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  
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  
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  
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  
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  
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  
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之謂  
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眞儀不

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  
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  
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  
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  
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  
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  
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  
居蒂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  
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泊乎日光上照皇運攸  
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



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搆今此爲甚不可  
一也月氏東國寶祈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  
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攸遵王聖臣  
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  
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  
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  
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  
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  
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歿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  
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

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  
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  
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  
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  
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  
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  
籟咸貢其音兩曜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  
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覩顏漿夏履薄冰春  
兢惕已甚敝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旣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眞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鸞羽

驪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

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

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箴曰守法高尙稱爲

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卽事不可其如理何也原夫在三之敬六德峻尊

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

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

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旣其

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

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且夫戒錄纔高

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

箴曰王謐

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教既同則長為咸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為龜鏡

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

迎迦維而頓顙觀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

乖真

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

反白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

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

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則儒

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眾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率

士以為模楷矣

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

箴曰釋衆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

若以袈裟

異乎龍黼黻巾殊於驚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盼靈

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

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

箴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耆詎宜蠲免若以不

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恒憲

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

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

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

箴曰以乖

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

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

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覽微探象外  
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寘大  
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

寂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爲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

箴曰

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不曰佛法冲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亂蒙求薰修靡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箴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啓化儀乏縮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散執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

車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  
箴曰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爲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

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

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

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

箴曰不料簡懲屈者奉法而然

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波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

至若君親之

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



右君后聽依舊式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歸觀父母  
子道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儀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安立也  
庶其以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  
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  
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  
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  
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  
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

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  
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  
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唯此二  
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  
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  
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  
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  
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垂其本心非無心

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  
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畱睿想既奉  
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  
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  
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  
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  
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  
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  
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

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  
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  
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似鏡皆仰化於純風豈  
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  
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

覺御宇尚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未不流弘約之議頃  
以法海宏贍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  
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  
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  
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

慧流東被至



於玄牝遂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廼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榷羣議沈研幽蹟然箕頤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

卽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程士顥等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旣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合上

馮神德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

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僞之迹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



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  
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  
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  
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  
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  
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眞詮良

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  
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  
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  
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  
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  
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  
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啓以聞塵擾之  
深唯知悚息謹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

左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  
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  
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教彌隆故得列  
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  
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  
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  
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  
舛物況挺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  
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  
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臣

振遠猷提獎幽槩旣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  
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提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  
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  
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  
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  
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



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

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三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亾曆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

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瞻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旣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遽遠伸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

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適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牀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



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廼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尊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

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冢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已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躡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

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  
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閒放之流削  
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  
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爇火以興詞  
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  
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  
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  
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  
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  
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音釋

雍

託計切刈也

𦵏

許規切毀也

覲

他典切覲也

𦵏

毗忍切

驚

必列切赤維也

𦵏

勝許訖切

𦵏

勝許訖切

茶

符分切

𦵏

徒結切

𦵏

都奚切

羊

章移切

著

用之以筮也

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二十九卷

武林釋大能對上元王自謙書溧水陳應武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識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慈濟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噍類莫不重形愛命增生惡死卽事可親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已爲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欲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劒於秦邦膳必方丈爲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

濟羣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  
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  
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  
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餐以酒  
肉爲身先飲啖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  
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永  
肉食聞沈矣之極誠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懲觀其  
勸勗之文統其慇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  
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  
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

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  
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  
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憐  
一旦苦臨於何迺責旣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  
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慈濟篇第六之一

究竟慈悲論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  
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  
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  
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  
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  
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  
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爾爛蛾非

卷第三十 慈濟篇第六之一 究竟慈悲論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沈約

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  
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  
泉妾登絲蠶衣共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  
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  
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暖於身事既難遣甘  
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泉麻果菜  
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纈當有別途  
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

漏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  
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  
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  
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  
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舍生無  
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  
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  
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  
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  
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旣而二人



竝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  
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  
蔬食者矣豈非乘心聞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  
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  
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  
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  
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  
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  
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  
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纈服曾不懷疑

與何胤論止殺書

梁周顒

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  
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臬  
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普通年中何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  
門人議之學士鍾岵曰蛆之就哺驟於屈伸蟹之將  
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  
蕘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有汝南周顒貽  
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菜耶剉折  
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

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躬脆薄易矜歛彼弱魔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捥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閑豢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

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

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

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升鳧沈

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

歿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亂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注

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

并表請

梁高祖武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



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竝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竝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於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卽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美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

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卽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宣僕射臣昂全瑩已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卽目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宮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截剪有乖仁恕至廼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

之理被之合識郊廟皆以麵爲牲怪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諂黷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怪之潔據其

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麵爲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 誠殺家訓

顏之推

儒家君子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曾皙

一作析像

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

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



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雛之聲

江陵劉氏以賣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醺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者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

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卽覺體痒爬搔癢疹因爾成癩十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歎

斷酒肉文四首

梁武帝

其一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夫臣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  
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  
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  
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  
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  
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  
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  
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

因不畏苦果卽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  
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  
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  
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  
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  
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  
復邪僻持牛狗戒旣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旣  
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  
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  
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



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慙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卽日未皆

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說法非法各信經書歟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

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  
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  
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  
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  
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  
教戒裁欲發言他卽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  
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  
者放逸此是人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  
受鳥戒人受鳥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鳥戒人終

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鳥戒施今出  
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  
卽飲酒開衆惡門入卽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  
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  
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  
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  
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  
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  
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至  
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



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啜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

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啜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啜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啜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啜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啜肉是常業

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

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



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  
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  
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  
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  
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二十  
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  
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  
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  
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昧  
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

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  
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  
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  
是障一切<sub>種</sub>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  
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  
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一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  
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障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  
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

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鴞嗜鼠螂蛆甘蟬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于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慇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爲近切諸大德僧

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灸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剝腸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





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  
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  
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  
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  
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答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  
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  
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  
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  
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  
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

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  
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  
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鬪子地獄因乃  
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鬪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  
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  
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



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歟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

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卽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

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  
學人被如來承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  
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  
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  
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  
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  
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  
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  
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  
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

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  
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  
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  
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  
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食毒亦如是瞋  
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  
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其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  
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



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疏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其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

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鍵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及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

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蜜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駄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

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入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剝心擲地以示僧尼可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



從今已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姪欲欺誑矣  
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  
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  
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  
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  
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  
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  
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  
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  
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

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  
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  
科別宜意

是義論竟  
宣意如此

#### 其四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複欲通白一言  
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于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  
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  
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

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  
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  
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  
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  
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  
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  
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  
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  
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  
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

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  
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  
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  
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  
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  
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  
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  
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  
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  
三途苦卽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



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  
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  
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  
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  
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  
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  
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畱難內外衆魔共相撓  
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  
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  
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

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  
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  
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  
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多爲善力所扶法多  
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  
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  
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  
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肅衍向  
來所白

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

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爲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爲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音釋

噶

魚凶切衆口向上貌噍在笑切噍食之類也

滄

以灼切湯中  
薄熟出之也

繭

古典切

**疥** 也。疥，徒渾切。疥，直例切。疥，疥里切。有**皰**，常演切。也。**疣**，小豕也。豕，直例切。豕，子麻也。**皰**，胡慣切。圈，所雷切。擊切車。**皰**，視專。**皰**，丑皆切。皰，加物。**皰**，穀養獸也。圈，蒲巴相踐也。

**瘡** 索也。瘡，力彫切。腸，祭名。以灼切。瘡，力克切。塊，蒲巴蠟也。瘡，中脂也。瘡，忍切。瘡，五結切。肉也。切。塊，蒲巴索也。

**癰** 癰，音隱。疹，章忍切。齧，五結切。噬也。蛆，子魚切。螻，蟲名。帶，丁計切。

**瘍** 音羊傷。瘡，力周切。瘡，古禾切。頭瘡也。瘡，力周切。瘡，古禾切。瘡，禿瘡也。

**癩** 禿瘡也。

癰疹

癢音隱疹章忍切皮小起也

主

五

也結

切

蛆

蛆子

魚

名切

卿

端

切丁言

瘍

頤音

羊瘡

也傷

癰

疣力

也唐

痘

獨

九

卷之五

也

1

三



天

100

寂照庵自刻

江釋在誠對上元

上元王自謙書李應章刻





三

內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八ノ四十一